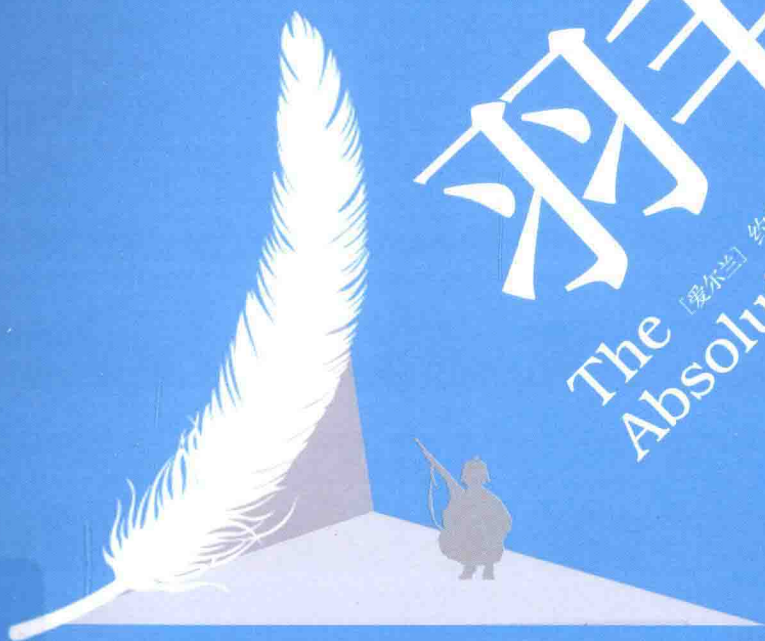


羽毛人

[爱尔兰] 约翰·伯恩 著
The Absolutist

陆剑 译



羽化

The [爱尔兰] 约翰·伯恩 著
Absolutist

陆剑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羽毛人/(爱尔兰)伯恩著;陆剑译.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329-4206-0

I. ①羽… II. ①伯… ②陆…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7182 号

图字:15-2013-72

Copyright © 2011 by John Boyn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United Agent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羽毛人

[爱尔兰]约翰·伯恩 著 陆剑 译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总编室)
0531-82098775(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0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206-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墓园	001
我想,我们不一样	051
呼吸和活着	103
在阳光下眯着眼	157
异议	209
第六个人	259
以己为耻	303

墓园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至十六日

英国诺维奇

火车车厢里，坐在我正对面的是位披着狐皮围巾的老太太。此刻，她正在回忆多年来自己策划的几桩谋杀案。

“利兹的那个牧师。”她的食指点了点上嘴唇，微微一笑，“还有哈特尔浦的老姑娘，她那可悲的秘密给自己种下了祸根。那个伦敦女演员，当然是在她姐夫从克里木半岛回来后就立刻勾搭上了他。她本就是个性杨花的女人，我这么写谁也怪不了我。不过，康诺特广场那个什么活儿都干的女仆，我很遗憾杀了她。毕竟她是个出身良好、任劳任怨的北方姑娘，或许不该沦落到如此凄惨的下场。”

“那是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我回答，“依我看，她也算自作自受。她读了不该读的信。”

“我是不是认识你？”她问我，向前挪了挪身子，眯起眼睛端详我的脸，试图辨认我是不是张熟面孔。一股刺鼻的薰衣草香水混合着面霜的味道迎面扑来，一张涂着厚厚一层血红唇膏的嘴。“我以前在哪里见过你。”

“我在威斯比出版社的品顿先生手下做事。”我告诉她，“我叫崔斯坦·萨德勒。几个月前我们在一个文学午餐会上见过。”我伸出手。她盯着我的手好一会儿，好像不确定该干什么，随后才小心翼翼地握了握，手指几乎没有碰到我的。“您就‘无迹可循的毒药’这一主题做了演讲。”我补充道。

“哦，我想起来了。”她飞快地点点头，“你有五本要签名的书。我被你的热情感动了。”

我对她微笑，她终于记起我来，这点让我受宠若惊。“我是您的忠实崇拜者。”她仪态万方地颌首，这个动作她肯定已经磨练了三十几年，好欣然接受来自读者的赞美。“品顿先生也是。他曾多次谈及要试图将您吸引到我们出版社旗下。”

“是的，我认识品顿。”她打了个寒战，“讨人厌的小个子。可怕的口臭。真奇怪你怎么受得了和他近身接触。不过，我倒是看出来了他雇用你的理由。”

我困惑不解地挑了挑眉，她似笑非笑地望着我：

“品顿喜欢被美丽的事物所环绕。”她解释，“你肯定从他对艺术品和那些华丽沙发的品味上看出来了，它们看起来就像是巴黎某个时装设计师工作室里的玩意儿。你让我想起了他的前任助理，那个和他闹出绯闻的无耻之徒。不过，恐怕你们没有任何机会。我和我的出版社已经合作了三十几年。我对现状极为满意。”

她往后一靠，神情转为冰冷。我有种自取其辱、丢人现眼的感觉，生生将原本一场愉快的对话扭成了一种潜在的商业交易。我把目光调向窗外，局促不安。我扫了眼手表，发现已经比预定时间晚

了半小时左右。此刻，火车又莫名其妙停了下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再也不进城了。”她突然表态，奋力想把车窗打开，因为车厢里的空气已经开始变得憋闷起来。“你就别指望火车能把你送回家。”

“夫人，让我来帮您。”坐在她身旁的年轻男子伸出援手。自利物浦街出发后，他就一直用轻佻的语气和我旁边的姑娘窃窃私语。男子站起来，探出身，一阵汗水味。他重重拉了拉窗户，窗子吧嗒一声开了，暖风夹杂着引擎蒸汽一股脑儿涌了进来。

“我们家比尔可是个机械能手。”年轻姑娘自豪地咯咯笑。

“玛吉，别说了。”男子落座，淡然一笑。

“打仗的时候，他就是修引擎的。是不是，比尔？”

“我说，别说了，玛吉。”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次口气冷了几分。我们视线相遇，互相打量了对方一番才把目光错开。

“亲爱的，只是扇车窗罢了。”小说家夫人适时地吸了口气。

我忽然意识到，坐在一起一个多小时后，我们三方才互相招呼、彼此认识。这让我想起那两个英国人的故事。船只失事后，两人被困在一座荒岛上长达五年之久。这五年中，他们从未和对方说过一句话，理由是未经正式介绍。

二十分钟后，火车终于缓缓启动上路了，最后晚点一个半小时到达诺维奇。伴随着迫不及待的兴奋劲儿和“快把我送进酒店房间”的咯咯笑声，那两个年轻人一阵风似的抢先下了车。我帮作家提着她的箱子。

“你真是好人。”她扫视了一圈站台，心不在焉地表示感谢。

“我的司机应该就在附近。剩下的交给他就行了。”

“非常荣幸认识您。”我没有再伸出手，只是尴尬地点了点头，就像她是高高在上的女王，而我是她忠诚的子民。“希望先前没有冒犯到您。我只是想说品顿先生希望我们的作家名单中也有像您这么才华横溢的作家。”

对此她一笑置之，表情流露出“重要人物，舍我其谁”的意味。随即转身离去，穿制服的司机紧随其后。我却依然在原地驻足，站台上是来来往往数不清的人流，忙忙碌碌的火车站里，我孑然一身，不知所措。

从索普火车站高大的石墙里出来，迎接我的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明媚傍晚。理考德路——我下榻旅馆的所在地，仅有几步之遥。到了旅馆，我失望地发现我的房间还没准备好。

“哦！天哪！”女房东惊呼，她身材消瘦，面色苍白，满脸病容。我注意到天虽不冷，她却全身哆嗦个不停，神经质地绞着双手。她很高，是那种在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的女人。“萨德勒先生，恐怕我们得向您道歉。真是乱七八糟的一天。我不知道怎么和您解释发生的一切。”

“坎特韦尔太太，我的确确给您写了信。”尽管已经有些不耐烦，我还是尽量保持委婉的语气，“我说过我会在五点过后不久抵达。现在已经过六点了。”她桌子后面的角落里立着一架落地式大摆钟，我朝钟的方向点头示意。“我不想给您造成不便，但是——”

“先生，您并没有造成任何不便。”她急匆匆地接话，“房间小小

时之前就应该给您准备好了,只是……”她的话音渐渐低了下来,额头的皱纹挤成深沟,她咬住嘴唇,转过脸去,不敢直视我的眼睛。“萨德勒先生,事实上,今天上午这里发生了一点不愉快。在您的房间里。哦,是您要入住的房间里。很有可能,您现在不想要这间房了。我知道我不该这样。我不知道该拿这间房怎么办,真不知道。就这么空关着我可负担不起。”

她的激动不安显而易见,虽然我的思绪或多或少集中在第二天的安排上,但我还是对她的情绪表示担忧,正试图开口问她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得上忙的时候,她身后的一扇门突然开了,她像受到惊吓似的飞快转过身去。出现在门口的是个十七岁左右的男孩,应该是她儿子,眼睛和嘴巴长得和她的很像。只是男孩的面色更差,脸上尽是青春痘留下的疤痕。他停下脚步,端量了我一会儿,将我的模样看进眼里,随后转身气急败坏地质问他母亲:

“我不是和你说了这位先生来的时候叫我么?”他恶狠狠地怒视她。

“可他刚到啊,戴维。”他母亲争辩。

“是的。”我心里涌起为她辩护的反常冲动,“我刚到。”

“可你没叫我。”他还是对母亲不依不饶,“你和他说了些什么?”

“我还什么都没和他说呢。”她转过身面对我,一副忍气吞声的样子,再被儿子欺负下去,她肯定就要哭出来了。“我不知道说什么。”

“萨德勒先生,我真抱歉。”他调转头盯住我,脸上挂起一丝同

仇敌忾的笑意,就像在暗示他和我是同一种人,我们清楚事情只要一落到女人手里,没一件会顺顺当当,我们只有亲力亲为才行。“我本来希望自己能亲自迎接您的到来。我让我妈您一到就告诉我。我想,您比我们预料的来得晚了些。”

“没错。”我解释了一通那不靠谱的火车,“我真的很累,想立刻进我的房间休息。”

“当然,先生。”他咽了咽口水,凝视着接待处的桌面,就像他的整个未来都被明明白白地刻在了木头上。这条纹理预示着他将迎娶的姑娘,那条纹理是他们的孩子,还有那条是这辈子吵吵闹闹、鸡飞狗跳的悲惨婚姻生活。他的母亲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胳膊,对他耳语了几句。他飞快地摇了摇头,嘘一声让她闭嘴。“整件事都被搞得一团糟。”突然之间,他提高嗓门,又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您瞧,本来给您安排了四号房。不过恐怕四号房此刻并不适合您。”

“那我可以住其他房吗?”我问。

“哦,不行,先生。”他边说边摇头,“恐怕不行,房间全满了。本来给您安排了四号房。问题是,现在四号房还没有收拾妥当。请再多给我们一点时间就行。”

他从桌子后面走了出来,我正好能将他看得仔细些。虽然只比我小几岁,他却是一副小孩儿充大人的样子:穿着一条过长的男式长裤,裤脚被卷起来用别针别住,还有不相称的衬衫、领带和背心。如果再大上几岁,这些穿在他身上就不会显得这么格格不入了。他的嘴唇上面刚长出小胡子,被梳成一条可怕的直线。一瞬间我甚至不能肯定这真的是小胡子,还是早晨洗脸的时候,毛巾没有擦干净

而留下的污迹。尽管他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年长些,他的年轻和缺乏经验却一眼就能让人看穿。有一点我很肯定,他肯定没有像我们其他人那样上过战场。

“戴维·坎特韦尔。”过了片刻,他自报家门,向我伸出手来。

“这样做不妥当,戴维。”坎特韦尔太太气红了脸,“这位先生得到别处过夜。”

“他能去哪里?”男孩转过身诘问母亲,扯开嗓子,语调里有丝丝委屈。“你知道其他地方也都满了。能将他送到哪里去?我还真想不出来。威尔逊家?满了。登普西家?满了。卢瑟福家?也满了。我们有责任,老妈。我们对萨德勒先生负有责任,我们必须承担责任,否则就是让我们自己蒙羞,难道今天我们遭受的羞辱还不够多吗?”

男孩突如其来的言语攻击让我震惊,我不禁开始想象在这个寄宿旅馆里,这对貌合神离的母子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男孩从小就和母亲俩人相依为命。我猜女人的丈夫肯定在多年前一场打谷机事故中去世了。当然,那时候男孩还太小,对父亲的印象不深,不过他自小对父亲崇拜有加,对于母亲强迫父亲每天外出、一刻不停干活这件事,他一直耿耿于怀,不肯原谅她。后来战争爆发,男孩太小不能打仗。他跑去应征,他们却都嘲笑他。他们称他是勇敢的孩子,让他过几年等毛长齐了再来,如果那时候战争还没结束的话,他们会好好考虑他。然后他只好走回母亲跟前,告诉她现在除了待在她身边,他哪里也去不了。母亲脸上如释重负的表情让他唾弃。

那刻,我的脑海中上演着诸如此类的剧情。故事情节是一棵大

树，那刻的我就在树下的矮树丛中寻找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

“萨德勒先生，请您原谅我儿子。”坎特韦尔太太身体前倾，双手紧扣桌面。“您也看出来了，他是个急性子。”

“这完全是两码事，老妈。”戴维坚持，“我们有责任。”他又重复了一遍。

“是的，当然，我们也非常愿意承担责任。只是——”

她后面的话我没听清，因为戴维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肘，这个亲密的动作让我大吃一惊，我一把抽出胳膊，推开他。他咬了咬嘴唇，紧张地游目四顾，接着用一种秘而不宣的口吻对我说：

“萨德勒先生，我可以私下和您谈谈吗？我向您保证这不是我们经营生意的一贯方式。您肯定对我们的印象差极了。不过，我们能不能移步客厅？现在那里空着——”

“没问题。”我把我的大旅行袋放在坎特韦尔太太桌子前面的地板上。“您不介意我把它放在这里吧？”我问她，她摇了摇头，吞着口水，又该死地绞起双手，那个样子，就像我们之间再多说一句，她就会痛苦地当场毙命似的。我跟着她儿子进了客厅，一方面好奇他们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另一方面他们上演的这出戏已经让我心生不满。旅途劳顿加上到诺维奇来的目的又让我思绪纷乱，我只想径直走进房间，关上房门，一个人好好想想。

事实上，我不知道自己第二天能不能按计划行事。我清楚自早上六点十分开始，每两个小时过十分就有一列去伦敦的火车。在约定的会面时间之前我有四班可以坐回伦敦的火车。

“简直乱套了。”戴维·坎特韦尔随手关上门，吹了声口哨。

“老妈只会忙中添乱,是不是,萨德勒先生?”

“听着,也许你可以直接把问题所在解释给我听。”我坦言,“我确实随信附上了汇款单来预订房间。”

“当然,先生,当然。”他回道,“是我亲自做的登记。您瞧,我们将您安排在四号房。这也是我的决定。四号房是我们这里最安静的房间,虽然床垫有点凹凸不平,不过床的弹簧性能绝佳,我们的许多客人都说床睡起来很舒服。先生,我读了您的来信,我猜您是军人,不知道我猜得对不对,先生?”

我犹豫了下,敷衍地点了点头。“曾经是。当然现在不是了。战争结束后就不是了。”

“您见过许多战斗吗?”他的眼睛亮了起来。我感觉自己的耐心开始慢慢流逝。

“我的房间,我到底能不能住?”

“噢,先生。”我的反应让他失望了。“这得取决于您。”

“怎么说?”

“我们的女佣玛丽现在正在房间里给一切东西消毒。不瞒您说,她还为此大吵大闹了一场,不过我告诉她旅馆招牌上是我的而不是她的名字,如果她想保住差事就得按吩咐干活。”

“我以为招牌上是你母亲的名字。”我小小地揶揄他。

“也是我的名字。”他愤愤不平地插嘴,对我怒目圆瞪。“不管怎样,我向您保证,等她收拾好,房间就会像新的一样。老妈不想把真相告诉您,但既然您是军人——”

“退役的军人。”我纠正他。

“是的，先生。我认为如果不把房间里发生的事情告诉您，让您亲自做决定的话，是对您的大不敬。”

此刻我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想到种种可能性。也许是谋杀。自杀。一个误入歧途的丈夫倒在情人怀里，被私家侦探逮个正着。或许没这么戏剧化：未熄灭的烟蒂在废纸篓里点着了火。客人未结账连夜潜逃。我的脑子里全是杂乱无章的思绪碎片。

“我很乐意做决定，只要——”我回答。

“当然，他以前就在这里住过。”男孩打断我。他准备好了对我和盘托出，声音变得更为生动起来。“查特斯先生。全名是爱德华·查特斯。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值得尊敬的正派人物。他在伦敦一家银行工作，母亲住在伊普斯威奇。他偶尔会去探望母亲，返回伦敦前都会在诺维奇住上一两天。每次他都会住在我们店里。我们之间从未出现过任何问题。查特斯先生是位十足的绅士，衣着体面考究，不怎么与人来往。他总是要四号房，因为他知道这间房的好处。我也愿意为他效劳。萨德勒先生，是我在管理这些房间，不是我妈。她经常把房间号弄混，而且——”

“是不是这位查特斯先生拒绝把房间腾出来？”

“不是的，先生。”男孩摇头。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他一病不起？”

“不是那么回事儿，先生。您瞧，我们给了他房间钥匙，方便他晚归。对于优质客人我们并不介意交出房间钥匙，这是经过我许可的。既然您是名退役军人，我们完全可以给您一把钥匙。先生，我也很想参军的，只不过他们不愿意收我，因为——”

“拜托,我们能不能——”我打断他。

“是的,我很抱歉,先生。只是这事儿有点尴尬。我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对不对,萨德勒先生?所以我可以畅所欲言?”

我耸了耸肩。我想是吧。不知道。说实话,我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事情是这样子的,早上这里发生了巨大的骚乱。”他降低嗓门,弓了弓身体,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该死的把整幢楼都吵醒了。原谅我说了脏话,先生。”他继续摇头晃脑,“我们一直把查特斯先生当成沉默正经的绅士,其实他根本是虚有其表。他昨晚出门了,却不是单身一人回来的。当然,对于这种事我们是立下规矩的。”

我不禁笑起来。这点芝麻绿豆大的事也值得大惊小怪!难道过去四年人们关心的就只有这个?“就这些?”我问他,想象着一个对住在伊普斯威奇的母亲异常孝顺的寂寞男人,昨晚终于得到了来自异性伴侣的小小慰藉,可能也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他放任自己顺从了本能的需求。这种事当然没什么好激动的。

“不止这些,先生。”戴维继续说道,“查特斯先生的……伴侣……怎么说呢,实际上是个贼,试图窃取查特斯先生的钱财,查特斯先生稍一反抗就发现脖子上架了把刀,就这样闹翻了天。老妈被惊醒了,我也被惊醒了,其他客人穿着睡衣来到走廊上。我们敲查特斯先生的房门,一开门却发现……”他看起来不确定是不是要继续说下去,“当然,我们报了警。俩人都被警察带走了。但这件事让老妈非常苦恼。她认为整个旅馆都被毁了。不管你信不信,她甚至嚷嚷要把旅馆卖了,搬回西南部的亲戚那里去。”